【第二章】

月瑾安昏昏沉沉的醒来，身边的人早已离开，揉了揉脑袋，今天好像要做很多事情，要去谢恩，还有妾向主母敬茶，下午还要看一看账本……但是现在不想起床。

“秋香，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回禀王妃娘娘，现在是巳时一刻。”秋香站在一侧回答道，随即带着一些丫鬟进来服侍人沐浴更衣。

外面天光大亮，看起来有点晚了，月瑾安有点不好意思的揉了揉自己的脸想让自己清醒一点，乖乖站起来被下人摆弄，“王爷呢？”

“回禀王妃娘娘，王爷一早进宫了，特意嘱咐奴婢不要叫醒王妃，让您多睡会儿，”秋香笑答道。

结婚真好，可以睡懒觉赖床，还不用挨骂，也没有人监督喝药，宫女也是个漂亮贴心的，月瑾安眯起眼睛看着铜镜中的自己，百无聊赖的从首饰盒里挑选了一对紫色蝴蝶琉璃发簪递给一旁的丫鬟，安静的看着小丫鬟的手起承转合，不一会就编出来了一个好看的妇人发髻，点缀银白或者碧玉的其他发钗，整体显得雅致却贵气。

“王爷走之前还让厨房备下了清淡的小粥，大约到了响午才能回来，怕娘娘觉得无趣，让西院的桃金娘敬过茶之后陪您一起用膳，还嘱咐奴婢要盯着您早餐过后把今日的药一起喝了。”一旁的秋香继续微笑道。

还是要喝药，月瑾安扁了扁嘴巴：“秋香姐姐，那个药真的好苦，我不想喝嘛，你不要告诉王爷好不好。”

“王妃娘娘这声姐姐真是折煞奴婢了，”秋香推开自家王妃抱住晃她的手，看着人委屈鼓起来的脸蛋又忍不住去哄她：“给娘娘备了西域和南海进贡过来的水果做成的蜜饯，喝药就不苦了。”

“好。”看着人乖乖应下，秋香扶着人往正厅走去，原以为这中原皇家郡主脾气刁钻一些，没想到不过是一个小孩子心性罢了，秋香暗自放心，王妃入门之前王爷特意嘱咐自己要好生照料的人，还以为是什么皇帝派来的危险人物，需要王府的暗卫来做贴身奴婢。

主仆二人走至前厅，西院唯一的侧室桃金娘早早在门口候着，见到月瑾安二人恭敬的屈膝行礼：“见过王妃娘娘。”

这桃金娘也是一个美人，中庸女子，眉眼不似月瑾安那般浓艳，只是淡淡的，人也温柔，和王爷年龄相仿，身着一身藕粉色的衣裙，群上坠着几片兰花作为修饰，发间只佩戴了银簪，打扮没有名字那么艳丽，是个素雅的女子。

桃金娘是王爷母妃还在世时安排的引雨人，虽说引雨人可以不负责任只当是一夜春宵，但母亲在上，王爷还是把人好生安排在宅子里十余年，居住在西院的映月居。

王府后院统共也就两位正经主子，敬茶礼也是月瑾安笑闹着就过去了，来人没有恶意，月瑾安也格外喜欢这位温温柔柔的姐姐，没有注意到桃金娘眼下敛住的一丝疼惜。

让人传了膳，月瑾安没什么胃口，草草的吃了一些之后就和桃金娘说笑，自幼长在深宫的人缠着桃金娘说王府内的趣事，王府规则，倒也没有多少，桃金娘挑拣了自以为有趣的回答。

秋香端着药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两位在讨论桃金娘院子外面的那一片桃林，月瑾安原因为桃金娘答应桃花开后给她做桃花酥而扬起的嘴角看到秋香的药之后垮了下来。

她极不情愿的喝完了药，皱起的眉头没有舒展开过，桃金娘拿起绿豆糕给她：“妾听闻喝完苦药之后要佐以糕点，这样就不那么苦了。”

月瑾安却对着秋菊端过来的蜜饯和桃金娘摆摆手：“倒也无妨，我虽然以前怕苦，喝药必须要吃点心蜜饯什么的，现在觉得不吃倒还能忍住，吃了之后只会觉得这药更苦了些。”

听闻这话后前厅陷入了诡异的沉默，月瑾安并不知道说错了什么，只是觉得有些尴尬，招呼秋菊把账册拿来看看，气氛稍微松动了些，将话题转移到账本，桃金娘便细细的说着。

司马恒烨是十六岁开牙建府的时候在姑臧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府邸，但自己常年在外，王府内部无人，早年间还有熙贵妃，也就是司马恒烨的母妃会派遣一位年长的公公操持内务之事，后来公公年事已高，都是桃金娘一人打理。

而现在在明京城内的休屠王府，则是先帝新赐的四进的宅子，王府原来的仆从就不多，除去一些想留在姑臧城或是有家人就在北疆不愿意搬迁的，仅剩十一人，皆为王爷心腹，为贴身的仆从，后来当今圣上路过后叹其“王行为清简，朕备受感动，不忍于此”，又让内务府总管增派十余位宫中的宫女来侍奉，后来在当地又补了一些负责采买打扫的小厮和丫鬟，签的都是三五年的短期，下人共五十七人，昨日郡主入门，带了两个陪嫁丫鬟，就是现在被打发去煎药的两个人，现在是五十九人。

桃金娘做事心细，账目也都清明，月瑾安有不懂的地方桃金娘也一一为她解答，比如王府下人虽然只有五十九人，但是王府亲兵又在另一个名册上，共计四十三人，负责王府的安全，还有两名府医，一名是王爷原先的老军医，众人称福伯，曾经在战场上救过王爷的命，在北疆也没有什么亲人，被王爷接回王府颐养天年，也随王爷搬到了明京，还有一位是被圣上从太医院派过来为月瑾安调节身体的，为了方便，也为他备了一间房子。

王府原本的账单都有条不紊的摆在月瑾安面前，她看了一会之后就觉得脑壳发昏，她好像也确实没有学过管家，如果不是桃金娘在侧可能都没有办法读完人员的配置，今日的工作便是查明昨天大婚时宾客送的礼和郡主的嫁妆登记在册，月瑾安想了想昨天她的嫁妆礼单，有些心虚的挠了挠头，借口对王府不甚了解，让桃金娘和秋香带她四处走走。

明明过了中秋，却还带着一丝暑气，月瑾安对于王府的景观都很新奇，昨日进来的时候盖着盖头没有看清楚，现在看着只觉得精巧又熟悉，后花园假山旁边有一个紫藤萝的花架搭的秋千，可惜现在不是花季，看不到紫藤萝盛开的场景，园子里根据季节已经摆好了当季的秋菊，花圃中也长着一些，其中也不乏名品，一行人慢慢的在园子里逛着，桃金娘一边向月瑾安介绍这些盆栽的来历。

“这盆绿芙蓉是前些日子宫里赏下来的，是不可多得的重瓣佳品，今日开的甚好。”

“那边是御史大人家送来的玉满堂和雪罩芙蓉。”

“后面那片蓝色的小花是楼兰使臣从西域带来的一包西洋花籽，今年刚种下，应该是叫矢车菊。”

桃金娘不紧不慢的说着，一边观察月瑾安的反应。

“这盆雪罩芙蓉倒是奇特，一花两色，金银相交，御史大人倒是个有心的。”月瑾安看着满园的花色，也有了兴致：“那边的金丝菊开的不错，今日本宫想以这金丝菊花入浴可好？”

秋香笑道：“自是可以，奴婢叫两个丫头去收集一些给娘娘沐浴用。”说罢便去安排，两个穿着青色衣衫的小丫鬟得了令，去拿了篮子仔细采摘着。

园子里一片祥和，小丫鬟细细的将花头剪下，将中间一圈最艳丽的黄色花瓣摘下来铺在篮子里，只是桃金娘眼中闪过一丝不可查的失落，但面上的笑依旧得体。

“秋菊有佳色，裏露掇其英。”月瑾安走走看看，吟出了这么一句诗，“这秋菊确实是好，但本宫能想起来的却都是一些萧瑟之词，除却这句，着实想不起来还有能够映衬这等美景的诗句了。”

“黄菊芬芳绝世奇，重阳错把配萸枝。”桃金娘接上：“不过要等重阳话会开的更胜一些，重阳节妾与娘娘一同去采摘菊花做菊花酒如何？”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不等月瑾安答应，便从门口传来男子的声音，欣喜地转头看去，朝服还没有脱下的司马恒烨踏入园中，阳光打在他沙金色的头发上，与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一片金菊映在一起，煞是好看。

众人纷纷行礼：“见过王爷。”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本王的佳人都在这园子里了，美人和鲜花甚是般配。”司马恒烨一边走过来一边感叹。

“那王爷是说桃金娘是兰花，臣妾是菊花，王爷是在嫌弃臣妾不够内秀了。”月瑾安反应过来，面上幽怨的嗔怪道，指尖轻点来人的胸膛。

“怎么会呢？”司马恒烨揽过人，握住青葱似的指尖：“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安安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吗？嗯？”

“王爷惯会打趣臣妾。”月瑾安面色一红，拿帕子轻轻拍了下人衣服上的朝珠，别过头去，拉住桃金娘的手撒娇：“桃金娘，你管管他。”

犹是桃金娘也忍不住笑道：“娘娘说笑了，哪有妾去管王爷的道理。娘娘聪慧，又饱读诗书，别说是王爷了，就是妾也偏爱娘娘一些，不如娘娘为这后院花园起个名字如何？”

把话题岔开，得到双人份偏爱的月瑾安像一个得到了宝物的孩童，忍不住向一边的司马恒烨炫耀：“桃金娘也偏爱我。”司马恒烨只能无奈的牵着她的手，看着她为取名认真的样子。

“说到菊花便是陶公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最为有名……陶公……”月瑾安思索着，突然眼前一亮：“陶菊手自种，楚兰心有期。遥知渡江日，正是撷芳时。这花园四季常开不同的鲜花，若单是以菊为名难免有失偏颇，不如就采用撷芳二字，命名为撷芳园可好？”

“我家安安聪敏机智，也不怪本王格外偏爱了。”司马恒烨抚掌，轻轻吻上了月瑾安被晒得有些发汗的鼻尖，又被月瑾安慌忙低下头，故技重施敲了下人的胸口，侧身却看到桃金娘笑着吩咐人去定制撷芳园的牌匾。

一个小厮跑过来说按照王爷的吩咐午膳已经备好了，请各位主子移步，司马恒烨挥手，一行人便离开花园去正厅用午膳。

王府的饭桌上并无食不言的规矩，统共三个正经主子也自在些，桌子上都是月瑾安爱吃的饭菜，王府里没有人管自己可以吃多少，于是在一旁安静的扒饭，一旁的桃金娘和司马恒烨则是在讨论一些内务之事。

“瑾安身体不好，管家之事，你就多帮衬着些。”

“妾身记下了。”

入夜，休屠王府书房内。

“怎么样，瑾安可有想起来些什么？”

“回王爷的话，属下今日一直陪着公主，甚至特意穿了公主赏赐的藕粉色料子制作的衣裙，公主见属下神色正常，就像是寻常的主母见侍妾一般。”

堂下跪着的人顿了顿，继续说道：“后来属下向公主提起福伯，又引公主去看了紫藤萝的秋千和矢车菊，公主并无特殊反应，紫藤萝还没有开花尚可解释，但是矢车菊今日开的那样好，公主也……没有想起来。”

司马恒烨捏了捏眉间：“先这样，不要着急。那两个宫女查清楚了没有？”

“回王爷的话，两位宫女分别是明城和连城人士，是选秀入的女官，身世清白，目前来看并无不妥，药方也找了郎中看过，说都是滋补之物，公主的失忆应该与之无关，福伯看了一下也说没有大问题，不过没有见过这样的方子，还需要细细研究一下，那位太医是皇上从太医院指名点姓要的，有些蹊跷，还在继续查。”

“嗯，接着查下去。”司马恒烨望着天花板，微不可查的叹了口气：“桃金娘，你说，我这样做得对吗？”

“属下不敢妄言。”桃金娘神色一顿：“但现在有王爷和王府十三暗卫在，定能护得公主周全，不会让公主，再发生这样的事。就算是……公主一辈子都想不起来也没关系。”

“一辈子想不起来……瑾安现在也快乐，罢了，由她去吧。”